

缝补出的美好

□叶力为

家家洗涤晾晴天，草绿青蓝彩蝶翩。祖母讨来新布碎，针针线线补童年。(《童年吟·过年》)

——题记

我童年的美好是奶奶用针线缝补出来的。

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穿上新衣是大年三十的事，平时能缝制一件新衣绝对会成为村中的头号新闻。

所以在记忆中，小时候的我天天都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不但可以吃上几餐肉，而且基本能穿上一套新衣裳。当然也有例外，读四年级那年，因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我过年只添置了一件上衣，没有新裤子。当奶奶满怀歉疚地向四岁便失去母爱的我透露这个决定时，似乎是哽咽着说出来的，但她安慰我，如果我以后到外地念书，再困难也不会让我穿着有补丁的衣服。我考上师范时，奶奶一次性给我做了两套新衣。

那年头虽然穷，但对过年这个节日的重视程度，不知要超过时下多少倍。家家都得买糖买油，炸豆腐做小吃，这是必不可少的最低配置，哪怕是借钱。自腊月起，各家便陆续开始准备，村中时不时会飘过一阵油香味，似乎是在有意勾引人们加快走向春节的步伐。

美食虽然充满了诱惑力，但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最关注的是自己过年的新衣服。

年前的课间，是小伙伴们炫耀过年新衣服的黄金时间。尽管北风呼呼地拍打着窗棂，蒙住窗户的薄膜不停地发出短促而沉闷的“扑扑”声，小伙伴们竟然对这刺耳的声音充耳不闻，可见关于新衣的话题是多么的诱人。当年没有成衣买，得先到供销社的商店去买布，然后给村中的裁缝缝制。谁要是确定了新衣的布料，就是还没买回，也会及时地发布消息，以此确认不会落后于人。而买回布料的，必定会来个详细的介绍。等到超过半数的同学确定了新衣的布料后，班上的老大就会来个小结，排个座次。当有人对老大的结论表示有怀疑时，老大立即引用某某大队干部的鉴定来支撑他的权威性，使人不得不服。当然，也有争吵的时候，比如一款新布料上市时，这新布料的名称往往就是一个大问题。当年普通话普及率很低，连老师上课都用方言，这新款布料的名称难免就有因谐音之类而导致问题出现。但小伙伴们的争论很快就得到平息，村中的裁缝总会及时给出一个正确的标准答案。

下午放学绕道裁缝家停留一会儿然后才回家，是大多数小孩在年前一个月的必选路线。买了布料的，天天都问裁缝什么时候轮到缝制他的新衣，还没买到布料的，目的是考察，回家后便央求家长购买心仪的布料。我基本上是班上最后一个买到布料的，但却天天着魔似的，迷迷糊糊地与小伙伴们一起去裁缝那。有时，我想象着自己过年也能穿上与某某一样的上等新衣，但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每次在裁缝家出来后，我总是感到恍恍惚惚，头脑一片空白，时常会盯着蹲在树叶落尽苦楝树上的那只山雀出神。因此，在年前这段日子，我感到特别难受，每天既要抵御油香的诱惑和忍受小伙伴的炫耀，又不时到裁缝家去接受毫无头绪的煎熬。好在奶奶总是理解我的烦恼，每次回家都会对我说出新年定做新衣裳的计划，虽然是临近过年才落实，但也让我感受到踏实。

物质的匮乏显然局限不了小孩贪玩的天性。寻找暗伏、攻城等游戏，模仿电影表演打鬼子抓汉奸等情景剧成了童年快乐的拼图。村中到处晃动着我们追逐的身影，到处飘荡着我们的喊声。我们在厅堂巷径、山岗竹林、树上沟渠间肆意地追逐，摸爬滚打。

贫穷的现状也显然不会丝毫影响大部队悬挂上级颁发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奖状的高度。在这块奖状的熏陶下，学校不甘落后，一个小学竟然搞起了一个茶园、五六亩试验田及一大片畲地，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在农闲时半工半读，农忙则一连十天八天全天候在野外劳动，种番薯种黄豆、施肥铲草、插秧收割、种茶摘茶，自翻地到收成到晾晒，都由学生全包。本就营养不良的小孩，哪能像大人一样去翻地和负重？班主任虽然可怜我们，但也没办法，学校分配下来的任务只能分包给每个学生。我们干累了，随地一坐，不分什么草地泥地，也不分什么坡头田埂。

贪玩的天性加上整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劳动，导致衣裳与草从树干扁担砂砾等高频率摩擦，那质地不好的衣裳怎经得起这样的折腾？所以就不时地来个“笑口常开”。衣服只有不分冷热天热的两套，破了就得补好。窟窿由小到大，一年下来，同一个地方补了又补，重复多次，最后比如臀部对应的整个部位都换上不同的布料了。

因我兄弟俩的衣裳需要经常缝补，所以奶奶在年前必定要去裁缝家讨些布碎，以备一年之用。

看奶奶补衣，是我童年最安稳最温馨的时刻。我们在两张小竹椅坐下，奶奶裁剪好缝补的料子后，我将衣针穿好线递给她，奶奶便不紧不慢地穿针引线缝补起来。有一次，奶奶缝补好一段之后，停下手中的活儿，无比怜爱地看着我，说道：“衣裳破了就是个欠缺，动手缝补好了，就可以大大方方地穿着出门。你可要好好读书呀，读好书总会有出息的，也许就再也不用穿缝补的衣裳了。”这时，平常闲不住的我异常温顺地坐在奶奶身旁，望着奶奶的眼睛不住地点头，思绪仿佛随着针线的拉动而不断延伸，甚至渴望长大了当上大队干部，并且想象着穿上光鲜的衣服，带领社员战天斗地呢，这感觉真美好！

虽然当大队干部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我还是靠读书挣到了一份工作。现在想来，这工作是奶奶用针线给我缝补出来的。

自读初三开始，我再也不用穿缝补过的衣裳了。但在结婚前，我特意请裁缝用衣车给我补了两条裤子(毕竟用衣车补的比手工补的要美观些)，以便在周末回家时穿。有些村民见我穿着补了屁股的裤子时，嘲笑我矫情做作。

但我认为，我的举动不过是怀旧提前到来罢了。在童年阶段，我不仅无法与小伙伴们攀比新衣的档次，而且因个子矮小力气欠缺劳动能力低下而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哪来矫情的心境呢？

童年虽然远去了四五十年，但我时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瘦小的身影、没有母爱的孤独、那个冻得哆嗦的山雀、那些带着窟窿的衣裳……当然，记忆最深的是陪伴奶奶补衣，因为我实在是忘不了在游戏快乐后带来的那些焦愁、迷惘和失落带给我的困扰，所以，奶奶在给我缝补衣裳的同时，在我欠缺的童年中缝补出的美好是如此弥足珍贵。

今年初，女儿一直嘟囔着要养只小狗。她的第一个理由是班上很多同学都养有小兔子、小狗、小鸟……第二个理由是在养小狗的同时，可以观察小狗的日常，写好关于动物的作文。理由虽然很充分，但因为条件不允许，而且照看宠物既费心思又费时间，所以我和妻子一直没有同意。

其实，在所有的小动物中，我最喜欢狗的，当然只限于自家养的狗。父亲在我7岁那年，从彭寨水泥厂的一个工人转调回到离家乡十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小当教师，因此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跟着父亲在他任教的学校上学。在家乡野惯了的我，突然远离了儿时的玩伴，那种孤独感就在幼小的心灵里疯长，尤其是在下午

一到了八月，母亲又开始念叨着去铲茶山。

姐姐和我都不同意，我们家的茶山很远，走路要走半个小时，母亲的腿脚不好，何必去受这份罪呢？而且那山上的茶树既高且老，每年也没多少茶籽，茶油就更少了。这样费时费力地去铲茶山，实在是不划算。

母亲却有自己的理解：“就是因为茶籽不多，才要去铲啊。不然荒两年，还能有什么收获？我每天慢慢铲，不累的。”

怎么可能不累呢？母亲干活向来是起早贪黑，恨不得一天干完。最重要的是，无论我们怎么劝说甚至“威胁”，等我们离家外出，她还是“一意孤行”。没办法，我们只好在周末时回到家，陪着她铲一天半天，希望她能轻松一点。

这一天，是我陪母亲去铲茶山。

初秋的早晨，阳光依然炽热，但草叶上已铺上一层露水。一些小野菊沿路开放，一种不知名的紫色藤蔓也在风里招摇，道路越走越安静，我也逐渐开心起来。山路走到一半，我就想起小时候铲茶山的情景。

那可真是一项盛事。对于小孩子来说，大概更像一场秋游。也是在这样乍凉还热的初秋，大人们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挑着鸡鸭、带着锅碗瓢盆，领着我们这些小孩子浩浩荡荡地来到山里。到了山脚下，放

铲茶山

□叶嫚妹

下鸡鸭，让它们自己找虫子吃；指挥孩子，大的干活，小的旁边玩去；自己也拿着锄头，开始卖力地锄草。到了中午，大人就指挥大孩子去河里打水烧开，再将带来的米和菜干放进锅里，煮成一锅香喷喷的米粥，而这时，大人还在抓紧时间继续锄草。等到粥好了，才会急匆匆地下到河边，捧一捧清凉的河水洗一把脸，然后三步两步回到锅炉前，三两口吃下午饭，稍坐一会，又急急忙忙地开始干活。那时我们回家也很晚，往往是小鸡小鸭都已回笼，我摘了一天的野果野花，已经累得开始打瞌睡的时分，才收拾好东西，踏着沉沉的暮色往回走。

而现在，我看着即使戴着手套，也开始冒出水泡的手，不禁感叹自己的变化之大，这才铲了一个小时呢。

母亲非常善解人意，体贴地问我：“要不你先回去吧？”

“才不要。”我一边回答一边努力地挥动锄头，觉得脚下的泥土非常蓬松，锄头过处，草伏树偃，不由得心情大好，对母亲说：“妈，这一块地的土很松啊。”

母亲说：“是啊，我年年铲着，所以上土就松了。如果隔几年不铲，这里的草就会将根扎得很深，也就不好铲了。”

“但是这样好辛苦啊，每年又没有多少茶油。”我还是有点不情愿。

母亲也依旧耐心地分说：“有就不错啦。我刚嫁给你爸那

会，这里还是一座荒山呢。这一片茶林，还有上面那片杉树林，都是我和你爸一点点砍光杂树，再一棵棵种起来的。那时我们家哪有茶油，现在每年自己用的不就够了，有时还可以给你姐一点……”

我默默地听着，这样的话我已经听过许多次，也知道她最后的结论一定是那个朴素的真理：有付出才有收获。但我仍然时时为她和像她一样辛勤而又朴素的人悲伤：他们那么辛苦，但农事很多时候，真的是靠天吃饭。有时一场风、一阵雨，就会让长久的劳动付之东流。可是他们却不抱怨，也不气馁，依然勤勤恳恳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辛苦地劳作着。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知道肯下力气，就会有收成。即使今年没有，明年也会有。

就是这样朴素而坚韧的思想，养育了整个中华文明。

我想到劳动课上裹足不前的学生，我想到畏惧泥土的侄女，我想到周围越来越多荒芜的农田。时代在进步，农事也越来越不受欢迎，肯踏踏实实侍弄土地的人，是多么珍贵。

我望着不疾不徐地铲着茶山的母亲，大声地说：“妈，明年我们挑个时间，全家人一起来铲茶山。也像以前一样，带着锅和米，来这里做饭吃。大家都要来，不能休假就请假！”

“好呀，那你可别忘了。”母亲的回答带着笑，格外有力。

诗五首

□张彩霞

怨秋月

清晖皎皎月华轮，
爱照孤单远路人。
若说无情偏有意，
和风泛起水粼粼。

无题

别后多年不见君，
白云苍狗世纷繁。
千帆过尽非归棹，
绿水悠悠日照瞳。

乡情

吾家就在小山村，
翠竹青屏对草门。
迎客定倾甜米酿，
席前还有润江螺。

秋寒莫凭栏

秋深如使夜生寒，
子弟单衣莫凭栏。
若见楼头一轮月，
霜侵鬓角更心酸。

甘竹秋日

碧水浮舟一海湾，
风云飘荡去仍还。
芦花照影亭亭立，
爱看漪漪戏白鹇。

绝句四首

□和田玉

立春

红樱吐艳日初长，
但见蜂飞采蜜忙。
美娟娇姿花影动，
争春恋色复归乡。

闲观花影

举目轩窗外，
云天早放晴。
闲看花气动，
窃语鸟无惊。

喜遇重阳桃花开

桃花九月与谁开，
尽染枝头惹蝶来。
佑莫神仙头乱点，
春风错爱许先回。

入冬

万树寒霜叶落，
阶前却见满枝花。
岭南不肯轻飘雪，
只许冬来罩薄纱。

小乌龟

□张小新

今年初，女儿一直嘟囔着要养只小狗。她的第一个理由是班上很多同学都养有小兔子、小狗、小鸟……第二个理由是在养小狗的同时，可以观察小狗的日常，写好关于动物的作文。理由虽然很充分，但因为条件不允许，而且照看宠物既费心思又费时间，所以我和妻子一直没有同意。

其实，在所有的小动物中，我最喜欢狗的，当然只限于自家养的狗。父亲在我7岁那年，从彭寨水泥厂的一个工人转调回到离家乡十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小当教师，因此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跟着父亲在他任教的学校上学。在家乡野惯了的我，突然远离了儿时的玩伴，那种孤独感就在幼小的心灵里疯长，尤其是在下午

放学后，空荡荡的校园，除了几位老师就只有我一个小孩，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父亲面前哭闹着要回老家上学。父亲每次也只能哄骗着我说“好，好，下个学期就在老家学校给你报名。”一天下午放学，母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更让我惊喜的是母亲怀里还抱着一只黄色的小狗。母亲应该是知道我的“处境”，所以买了条小狗和我做伴吧！从此，这只小黄狗就成了我最好的玩伴。

我还给它取了个神话人物的名字——二郎神。但在第二年暑假的时候，“二郎神”或许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在家狂叫了一会儿后就死去了。那时说不出有多伤心难过，整整哭了一个中午，母亲到现在还经常拿这事笑话我。

儿子还在老家读一年级的时候，我也买了一只黄色的小狗，儿子也给它取了个威武的名字——阿龙。但“阿龙”性子不好，时不时地会咬家里或者邻里养的鸡，为此我父亲隔三岔五地就要到邻里去道歉和赔上鸡钱。一气之下，父亲趁我儿子上学的时候把“阿龙”卖了。儿子因为这事好几天没有和他爷爷说话。好多年后，儿子一看见黄色的狗，还会急忙找到我说：“爸爸，我刚才看见‘阿龙’了，真的！你去帮我把它喊回来。”其实，“阿龙”应该早就进了某些人的肚子了吧。

好多个星期过去了，女儿对养宠物这事仍然不能忘怀。受不了孩子的可怜样，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了给女儿买几个小

乌龟养。养小乌龟既不占地方，也不用每天都要花心思去照看，只要每天喂点龟料就行了。在征得女儿同意后，在网上很快就选购了三个石金钱龟和一个玻璃缸。龟很小，还没有女儿的手掌大。背上有一层厚厚的“盔甲”，“盔甲”上很均匀地分布着几块六角形的图案，尾巴又短又尖。虽然小，但看着却让人很是喜欢。于是，每天给它们喂食或者看它们在龟缸里游来游去，竟然成了我们一家人每天的乐趣。

龟在我国古代与麒麟、凤凰和龙一起谓之四灵。龟又称之为玄武，生活在江河湖海，因而玄武就成了水神，又因为乌龟长寿，玄武也成了长生不老的象征，所以古人多用“龟龄”喻人之长寿或与“鹤

龄”联合称“龟龄鹤寿”和“龟鹤齐龄”。对龟的崇拜在唐朝可以说是达到顶峰，在这一时期中，传统的兵家虎符也被改成了龟符，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在位期间，更是将龟这种符号传递给朝廷上下。据史料记载，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凡是五品以上者，都要佩戴一种龟形的小袋子，在这个袋中，以金、银、铜三种不同的材质来区分官员品级的高低。在朝廷中，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官员，更是可以在死后被赐以龟驮碑，如果说那个人家中能够流传下来一块龟驮碑的话，这个家族的后代也能够享受着人们的尊敬。

其实，我的想法没有这么多。只要孩子开开心心、快乐成长就好。